

永海 著

招工

一群有着**远大**志向的年轻人，满怀理想与热情投入到**上山下乡**的时代热潮中，却经历了**理想**与**现实**的重重拷问。面对珍贵的招工机会，面对重返**城市**的**机遇**，他们将如何**选择**……

A dark silhouette of a city skyline with various skyscrapers and buildings, spanning the width of the page at the bottom.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韩雯虹
党静媛
封面设计：谢 晶

ISBN 978-7-5513-0002-5



9 787551 300025 >

定价：22.00元



招工

永海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招工 / 永海著. -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1.7
ISBN 978-7-5513-0002-5

I. ①招… II. ①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8114号

招 工

作 者 永 海
责任编辑 韩霁虹 党静媛
封面设计 谢 晶
版式设计 高 薇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插 页
字 数 170千字
印 张 7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002-5
定 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86

农谚说，立冬先封地，小雪河封严。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更早一些，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寒风早早地把山沟里的秋装脱掉，沟壑露出灰秃秃模样。地里的庄稼都被拔得光光的，狂风像个调皮的孩子鼓起腮帮子趁机对着黄土地使劲吹，搅得满世界尘土飞扬，人们都躲到窑洞里，把门紧紧闭住，沙尘暴在门外幸灾乐祸的带着哨音手舞足蹈。

在男知青的窑洞里，韩家大队大队长韩福志正在向大家传达用铅字打印的县革委会文件，内容是知识青年招工通知。招工文件对知青来说如同救命圣旨，竖起耳朵生怕掉一个字。谁料到刚刚念了个开头，隔壁生产队饲养室的黑花子鸣昂鸣昂叫个不停，大家恨不得出去把这只叫驴一棍子打昏。韩福志声音抬高了八度仍比不过黑花子，气得他把脚一跺，嘟嘟囔囔四下里寻找家伙，准备收拾它。刁老七从炕上跳下来，伸手就要抢文件，韩大队长，你赶紧去捻拢（收拾）你的黑大，我替你念文件。韩福志一把推开他，慌忙地把文件揣进怀里，日急慌忙地跨出门口，扯起嗓门就骂起了生产队饲养员，韩三虎！你这驴马马日的，木囊啥呢！这么大的风，你还把你大晾在撂天地里叫你妈个屁。刻里马嘹把你大拉进去，驴马马日的。女知青

们捂着嘴哧哧地笑，他骂得更起劲了。这一招还挺灵，饲养室立马就传来赶驴的声音。要说起来韩三虎比他还高一辈儿，多年以来他仗着自己是大队干部，除了他大他妈谁都敢骂，特别是在外人面前更是显能。

陈黑牛有五孔窑洞，自己在西边留了两孔。一孔是老婆和三个孩子五口人居住，一孔堆放着粮食、农具和杂物。中间一孔是男知青居住，另一孔是知青的灶房兼粮库，最东边的窑洞是女知青宿舍。当地水土缺硒容易得大骨节病，许多人成年后双腿变成O形，俗称“柳拐子”。房东陈黑牛也是由于得了大骨节病造成他个子不足一米四。娶的媳妇是山外边逃荒来的，人家比他高出一头，三个孩子出生后，两口子总为鸡毛蒜皮吵架，女主人陈嫂又高又壮，叉着腰，经常把男人骂得灰溜溜的。知青混熟之后，陈嫂就给大家讲她家的笑话。陈嫂出门去了，两个捣蛋儿子在炕上打架，陈黑牛回来见此情景，从炕这头跑到炕那头，就是上不去。原来他上炕的凳子叫两个捣蛋拿上去了。他破口大骂：驴马马日的，等你妈回来把我擗（抱）上去，非得扇两个驴马马日的。她的笑话从侧面反映了山区群众的疾苦，知青们当笑话传播，可是信息反馈回去后引起了国家的重视，地矿、医疗部门开始抽样、化验，治理水土，这都是后话。

刁筱思一副尖嘴猴腮模样，他在家排行老七，街坊的孩子们都把他叫“刁老七”。他上面有六个姐姐，平均一个比一个大

一岁半。父亲是个理发员，母亲在菜场当营业员。在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机，也不讲计划生育，大家响应人多、力量大的号召，天一黑全家就上了床。外屋一床的丫头片子一睡着，两口子就在里屋开始“造人”，下定决心，不怕流汗，无论如何也要生产一个男孩来。造物者换了多少姿势、动作，还找了不少偏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刁老七刚出炉时，全家欣喜若狂，仿佛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伟大胜利。一群大小丫头片子围着母亲唧唧喳喳，欢呼雀跃。第二天母亲坐着架子车，被大人、孩子们簇拥着，英雄般的凯旋归来。

全家把刁老七视为掌上明珠，家里的一切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他转。由于过分溺爱，刁老七越来越偏食。吃饭挑肥拣瘦，从来不吃蔬菜，也不爱吃肉。光吃蛋糕、炼乳，煮鸡蛋，鸡蛋还光吃蛋清不吃黄。过分的偏食使他瘦如豆芽，营养严重不良，落了一副尖嘴猴腮的模样。上学以前他一直跟父母睡，晚上老是含着奶头。这事情后来叫别人知道了，街坊男孩子们整天讥笑他是“刁老七”。

男同学讥笑还罢了，就连女同学也取笑他，刁老七感到太没面子了。晚上睡觉哭喊着不要他妈，非得要挤在外屋和姐姐们钻在一起。巷子口有一颗桃树，八岁时他就跟着小伙伴们学会了爬树。其他人玩一会儿就走了，刁老七却喜欢一个人掏出他的小鸡鸡一拨一拨硬得像小棍，对着树皮上的圆圈花纹蹭来蹭

去，觉得特别舒服，一直到姐姐们跑过来叫他回家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白天的快乐令他回味无穷，夜里又梦见了树枝，树枝变得都有一人粗，可是也变得软和多了。他用小鸡鸡顶啊顶，哎？粗树枝还乱摆，好像不让他顶。他又转了过来，咦？这边也有个大树枝，好像是杨树，树上长了无数个眼睛，他就用鸡鸡顶眼睛。忽然小鸡鸡叫人抓住了，他睡眼惺忪，朦胧中看见几个姐姐盯着他的小鸡鸡吃吃地笑，自己的裤衩也不见了，羞得他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。三姐捏着他的小鸡鸡，低声地骂道他，小流氓居然敢顶人，一会儿非拿剪子给他剪掉，小兔孙！二姐用手指戳戳他的头，老七不是个好鸟，顶我了好几个晚上，一会儿我拿个针，再发现你顶人，我就用针扎你的鸡鸡。说完她下去真地找了个大针，足有二寸长，在他眼前晃晃，然后就放在她枕头下面。妈呀！他刚想张嘴叫唤，被三姐一把捂住，二姐拿针在他眼前晃晃，敢喊叫现在就扎。吓得他一晚上光想着枕头下面的针，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人们忙着造反，居民的副食品供应骤然紧张，货架上鸡鸭鱼肉蛋统统没有了。限额发给居民的肉票、油票、豆腐票仍不能保证供应。清晨菜场一开门，肉、豆腐和时令鲜菜一小时之内就会卖得光光。尤其是开门的一霎那，几百人疯了般似地蜂拥而至，转眼间卖肉、卖豆腐的柜台排起了长队。

刁大嫂是豆制品柜台组长，属于母牛拿大顶——牛B冲天，这一带的居民都企盼和她混个脸熟。刁老七上120中后，老师们如同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。有的女老师一有闲暇时间就跑到菜场与刁大嫂闲扯，如同多年的老朋友，嘴里还刁嫂、刁姐叫得格外亲切。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只要你说是120中的，她总是不慌不忙地叫嚷让老师先买。她接过老师的小盆，用刀切一块豆腐，在秤上做做样子，拿刀从下面一塞，啪的一下就翻进小盆里，动作是那样娴熟、老练。等排队的人反应过来时人已走了。刁老七的班主任压根就不用来，他把任务给学生一下达，下班后她主动送去。菜场有时来了豆腐干、豆腐丝、带鱼、鸡蛋等稀罕物，营业员们先给自己留足，然后才考虑熟人，大家心照不宣。不过，她总是先想着班主任。她整天和同事絮叨，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班主任，儿子的前途全凭老师啊！

刁大嫂哪里知道即使这样巴结老师，自己的宝贝儿子中学毕业之后，依然逃不脱厄运——高中毕业生必须下乡插队。两口子跑到学校找班主任，校领导求情，五六年的交情了，咱们这是咸菜煎豆腐——有言（盐）在先，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吧！再说，一九六八年以来，家里四个孩子响应号召插队，至今还有一个在农村没招上来。谁比我家的贡献大，就剩这一个小的，能不能免下？老师们拿出文件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告诉老两口，咋套也把刁筱思套不到“免下”杠杠里，他们也没办法。

两口子气得在学校大闹一场，大骂班主任是宋江的军师——无用（吴用）。五尺高的汉子，白吃了几年的豆腐，关键时刻球不顶。

两口子闹腾了整整三天，口口声声要见一把手，把学校革委会主任吓得躲在外边不敢回来。刁大嫂坐在领导办公室门口地板，撒泼似地把领导个个数落一遍，买菜时你们个个跟孙子似的求老娘，鳖孙们！恁们躲哪去了？骂够了，干脆把大字报贴在宣传栏上，要求和大家比一比，谁家有四个孩子都下乡插过队的？

120中请示区教育局，教育局觉得情况特殊，专门请示市知青办，上级答复十分明确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仍在农村的，这个可以免下。刁筱思目前只有一个姐姐插队，不符合免下政策，必须得下。刁大嫂气得逢人就骂120中一群兔孙！鳖孙！忘恩负义。

她天天对同事们述说120中没良心，谁要是再给老师们提供方便，她就和谁翻脸。打那以后，只要老师们来买菜，短斤少两不说，还要受到她冷言冷语地辱骂。打那以后，他们宁可多绕五六里去别的菜场买菜，也不来这里了。

知青最怕冬季干农田基本建设的活。自从全大队集中青壮劳力在阳坡硷建设大寨田，平地劳动强度大，还要天天起早贪

黑，又不让请假。每天天不明，队长袁憨憨就开始“当当当”敲钟。刁老七一听，就气得在被窝里胡骂，旁边左萌闭着眼睛嘟囔，骂人顶什么用，有本事把他的破钟扔了，不就完了吗。刁老七踹了他一脚，哥们，你咋不扔呢？你天天戳着我们干坏事，你干嘛呀？左萌爬起来，要干就一起干，行不？就怕有叛徒。李洪涛已经起床，以为是刁老七说的，把他耳朵一拽，干不干？要干晚上就行动。妈的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当天半夜他和哥几个扛上凳子来到袁憨憨家门口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挂在枣树上的小铁钟卸下来，轮流背到荒无人烟的后沟里，去他妈，撇到草棵里。

钟响才上工，不响睡一冬。冬天属于农闲，农民都愿意躺在热炕上伸懒腰，最多把自留地整整，院落收拾收拾。多少年了，只要听到响声，人们条件反射似的拿上农具下地。今天咋了？太阳老高老高还没有响声，勤快的在自己家院子扫地、修修农具，耳朵支愣着就是听不到钟声。懒怂在墙根晒晒太阳，抽旱烟，东谝西扯跟神仙似地。风声渐渐传来队长忽大忽小地骂人声，任凭他乱骂，嗓子喊哑，个个装聋作傻，用当地话说，怂管！无钟不上工。

队长怀疑是刁老七所为，怀疑归怀疑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。到了晌午，几个男生还跑到憨憨家，装模作样地询问情况。队长指着刁老七，我给你记工分，限你两天把钟寻找到。把钟

挂到树上，再加记一个工。刁老七比猴都精灵，信誓旦旦地表明决心，一定要抓住偷钟贼，把赃物追回。

袁憨憨说归说，骂归骂，没办法还得找个替代物，否则以后就乱套了。晌午饭一吃完，他趁老婆不注意，拿起家里铸铁脸盆跑到门口“咣咣咣”一阵猛敲，老婆撵了出来，开始骂他当个烂球队长是狗舔碾子——没油水，瓜怂还倒贴，败家子！地里没人干活，和咱有球关系，瓷麻二愣的。

一连串的臭骂，他连个还嘴的机会都没有，老婆一把夺下脸盆气鼓鼓回去了。没有钟声的日子里就像城里人的礼拜天，谄和得很！抽旱烟、晒暖暖，墙角窝里胡编山。年轻人围在炕上打牌，贴纸条、钻桌子。知青更是其乐融融，跑到其他知青点那里串队。

给别人起外号，是刁老七的强项。时下中东局势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，刁老七随即就给房东女主人起了个“以色列”。陈嫂问他以色列是个啥意思，刁老七信口胡诌，以色列就是“美丽的沙枣花”。山沟里的农民光知道美丽是好的意思，陈嫂觉得这名字洋气、特色，扭扭捏捏地接受了这个称谓。陈黑牛呢，理所当然地成了“阿拉法特”。自己院子住了一群男女学生，加上得了以色列、阿拉法特“雅号”以后，两口子在年轻人面前吵架次数少多了。以色列知道了自己的威力，当别人的面，对男人说话的声音低了许多。

韩福志小时得过小儿麻痹，右腿有点短，他们来了后，讥笑他“韩福志，韩拐子”，在知青大力导播下，“韩拐子”的外号迅速传开。如今，韩拐子心里非常清楚，招工可以改变知青的命运，从此他们由鸡变成了凤凰，叫谁变回去，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大队干部的权力。这份文件必须由他自己向大家宣读，根本都不想叫老支书看，还因为支书大字一个不识。不管咋说，自己起码还是小学三年级文化，在本大队也算个识文断字的人，不过错字别字叫他出了不少洋相。

知青没有来之前，秀才识字读半边，糊弄自己糊弄社员还可以。这两年就不敢胡骚情了，大会上念文件、报纸都派给了梁惠英、李洪涛，省得别人说自己精勾子撵狼——胆大不知羞。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，县上无产阶级理论宣讲队进村，召开动员大会时，宣讲队队长叫他带领大家学习姚文元的文章。韩拐子艰难地拿起文件，第一段还比较顺利地读了下去，后面越念越不像话，把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念成“拳”养的走狗。刁老七“嗽”了一声，知青们夸张地“哈哈”大笑，直至宣讲队喝住，贫下中农还不知道他们在笑啥。韩拐子继续犯着同样的错误，把亚非拉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，读成如火如“茶”，把刽子手念成“筷”子手。这还不算，他在领读人民日报刊登北大评论《水浒》文章，读成水“许”，宣讲队给他纠正这个字念浒。韩拐子感到前面几个字没有蒙对，叫大家笑话说得过去。

可是这个字就是三点水的许呀！自己总不能都错了吧？他瞪着眼、梗着脖子指着报纸的黑标题，这不是《水浒》是啥？你们尽糊弄乡里人，水壶（汧）有啥批判的？宣讲队队长知道这是对牛弹琴，彻底剥夺了他念文件的权力。

生产队大会都是在下雨下雪天或晚上进行，一般是在朱岭牛老支书家西边的大窑洞里。由于招工文件只涉及知青的利益，韩拐子向老支书建议各队的知青直接去二队知青点传达，以示关怀，其实是想看看知青的反应。文中有一句“首先要有贫下中农推荐、生产大队审查”一句，他语速慢了许多，来个老鼠啃书本——咬文嚼字，反复念了两遍，还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看看大家，生怕大家听不明白，还想再解释一遍。男生不耐烦了，刁老七急得直叫唤，韩大队长，你上午栽树，下午取材，太心急了吧！不过就是二斤破点心嘛？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韩拐子立马勃然大怒，刁老七！你不要狗眼看人低，太嚣张了！你这是对农村革命干部的恶毒攻击，要好好考虑后果。

大家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。韩拐子心眼颇多，一旦给他穿小鞋，他就把你掌控了。刁老七忽然又变成一副嬉皮笑脸，从兜里掏出“大雁塔”烟，赶紧发给他和老支书，又给人家点着。大队长，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！韩拐子把他瞪了一眼，一股烟从鼻子里冒了出来，又接着传达。文件的正文只有两页半，附

表是给各公社分配的指标。

页岭是偏远公社，距县城近百里路，指标只分了一百零四名，是全县倒数第二。大家一听完，纷纷嚷开了。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们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难道还把知青还分个三六九等？城关公社自然条件优越，县上的知青都插在那里，交通便利，平时骑自行车就回家了。他们人少指标还多，一个萝卜都让他们几头切，彬游县头头太不象话了。要知道，在页岭公社插队的知青全部是西安109中和120中学生的，难道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，该受歧视？古人云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啊！老支书和韩拐子听到大家议论，脸上一片茫然，流露出无可奈何地神情。

大家刚来时，曾经天真地问队长，我们休礼拜几呀？袁憨憨嘿嘿一笑，把你们拽的，老天爷叫咱休咱才能休。说得众人一头雾水，以色列接过话茬，瓜娃，咱农村人是麦秸杆敲锣——响都不响（想）那事，恹惶地哪有休息的权力呀！啥时候老天爷下雨、下雪干不成咧，咱才能在屋里歇息。

大家惊得“哇”了一声，这世上太不公了。费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同志还说过，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。我们插队连休息的权利都剥夺了，这比法西斯还法西斯。袁憨憨也生气了，什么法西斯，全中国农民谁休礼拜了？苏联的农民休不休，咱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。